

集部

龍川集卷十六

宋 陳亮 撰

記

笏記

寤寐英賢帝心如渴僥覦富貴士氣若登冀十五之得人而千一之遇主叨逢則幸報稱謂何恭惟皇帝陛下日照天臨海涵地負朋來濟濟各自奮於明時網設恢

恢不遐遺於片善矧咸奔走翕受敷施臣等牽連得書
徒採語言之小異次第就役孰輸筋力之小勞仰戴深
仁俯慚微分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内名山大川故郊者天子之所
專而社則達於侯國無問國之大小雖附庸亦莫不有
社示有所尊也知所尊則知所敬知所敬則仁愛惻怛
之心油然而生矣南面以臨其民而無仁愛惻怛之心

是尚可以為國哉罷侯置守則郡邑之有社固守令之所以起仁敬者也壇壝茍具而心不加焉則民失所依矣吾友潘友文文叔之始作永豐也謁社而壇幾於圮其旁之屋廢不復構無以共祀事顧瞻不寧即命工役整治其壇一如法式而為屋若干楹於其旁高明邃密嚴飭備具是真知所尊矣稼軒辛幼安以為文叔愛其民如古循吏而諸公猶詰其驗幼安以為役法之弊民不肯受役至破家而不顧永豐之民往往乞及今令在

時就役是孰使之然哉文叔故中書舍人諱良貴之諸孫少從張南軒呂東萊學步趨必則焉而又方卒業於朱晦菴是世所謂三君子者臨民而有父母之心固其家法當如此余過永豐道上行數十里而民無異詞及見文叔則歎然自道説其不能民與文叔皆可無憾矣謂余為三君子所厚當得文以記修社之本末余誠有愧世之務趣辦以為能者故道郡邑之所以有社而文叔之起其誠愛如此并以諗當塗之有力者云

義烏縣减酒額記

義烏尉趙君師日以書來曰邑之課額惟酒為重歲之二月至于八月賁酒以四百石為率為緡錢八千六百有竒餘為清酒猶四千八百緡乾道初有宰驅八鄉牙櫃列之市肆商賈爭來醮酤倍入既貢其餘於郡又增歲額一百石及市易者交病而官聽其便獨酒額如故逋負歲積以至于不可計官不得脫而吏就黥者相望淳熙十有二載今資政殿大學士李公之鎮是邦也究

心民隱諸邑之利病莫不畢達師日實具本末以告公惻然曰民何以堪乎吾嘗備數政地日接玉音未嘗一日不在民也使一縣至此而若不聞吾為負其上矣立命減煮酒額一百石每石為減舊額一緡清酒月減二百緡又蠲其舊逋幾萬緡一邑自是獲蘇官逃其責而民安焉酒額歲不虧一錢而郡縣交便之公之盛德在民為甚深邑民將立公生祠於星祠之東而朝暮奉事師曰在邑僚之底而獲于大惠不勒其事於石烏倮異

時之額不增非所以相我公之惠於無窮也願屬筆於吾子以諗來者亮竊嘆醨酤之興本以佐軍旅之用而其實則使民不得自便於酒猶未戾於古者禁民飲之義也其後設計巧取而始專於利矣今郡縣之利括之殆盡能者無所用其力惟酒為可措手而一縣之計實在焉又從而括之則縣不可為矣剝牀及膚其憂豈不在民乎今天子之於民獨公為深知之而吾州最為受其賜蠲諸邑之逋吝公帑之出而一以與民凡民苗米

之不及斗帛不及尺綿不及兩者悉代輸之仁聲載路是固所以宣天子之德意而入民之骨髓也寧酒而已乎上方圖任舊德與之共政即日旋歸吾州不得久私其惠矣雖使世之名能文者不能執筆以盡公之美也顧以屬諸陸沈無所比數之人顛倒脫落無以滿邑民之望不將歸其咎於君乎師日曰不然吾二人皆將牽連托公以自見者也亮又奚辭

普明寺置田記

永康接台處之衝而婺之屬邑也縣縣治東北行滿五十里衆山回環若蹲若伏其名曰龍窟疑取象於山以名也然其西三數里有所謂龍鬬坑者龍真有窟於此乎商周而上其地未通於中國宜亦何所不有事不經見者有無皆不可以意斷也陳氏之居在龍窟之南五里耳目所及葢八九世矣自吾祖始徙居龍窟徙未十年而生余余家之西北有寺曰普明者實據其地之勝處余少長往往多讀書山中訪寺之始末以為興於梁

大同間而不能詳也然田無三十畝余猶及見其有僧四五十人其役稱是則藉丐施以活其來非一日矣為釋之徒丐施固其職也然環寺之居民歲以供寺者自昔不知其幾而僧之歲幹寺事者偶失支梧至無椽瓦以自庇僧與民豈不兩病乎余以為使一僧有田十畝彼固不能耕也歲藉一夫耕之則一夫反資僧以活計田之所出猶足以及僧之所役是一僧不復為居民之費而三夫共飽於十畝也使天下之僧皆如此雖不耕

而民瘳矣王政既已廢壞釋老之徒固不必盡惡也豈惟罪不在彼而天下之人豈皆自耕而食乎始余所見寺僧四五十人今其存者七八人耳合新度者不及三十人有田三百畝則可以安坐而自遵其教矣因與僧如靖允禧謀掇拾寺之遺餘漸置田以百畝為凖它日當有嗣其事者不必盡出於我也靖以醫游井邑間甚有恩意又甚盡心於此寺鄉之長者以其名聞之縣使為寺主首未三年間已有田二十畝而靖死今計寺之

所有又足以得三十畝而庸僧無遠慮人自為說未幾禧又死余將使之以東如瑋之徹時濟悚順者合辨之故具記其事使知自宇宙而有茲山自梁而有茲寺自余而後有田經始於靖與禧而叶成於此五人者亦以見買田之議非溺於因果而出於天下之公心也田畝以次列之碑陰與凡割施者悉附見其姓字云

普明寺長生穀記

昔者先王居民之制固使之交相養而非欲其截然而

各立也井邑之間有無相通緩急相救是以疾病死喪民無遺憾鰥寡孤獨天有全功此治道之極而聖人之所以賛天地之化育者也及至後世於民之中又有為釋老之徒者壊形惡服不耕不蠶以自枯槁於山林而求識其所謂心性之本根者故其勢不能自衣食而衣食於人人亦樂衣食之而不厭而釋氏於衣食之餘尤好窮其侈心以致其莊嚴之說儒者因是而力排之以為斯民之蠧至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以行吾聖人

之常道不獨其徒之不可化而斯人常有不忍之心焉溺於其說者因以為其道當與吾聖人並行雖有識者亦以為竝行而不悖也彼其乘王政之廢壞而篤其說於中國使其徒出入於井邑之間者蓋千有餘年於此矣一日斥而去之於人情固有所不忍而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自後世之為士者百家衆說猶或雜出於其間則亦何惡於釋老之徒也使夫有無相通緩急相救苟不至於窮其侈心者豈不足以自附於先王井邑之義

乎始普明方創議買田僧允禧復為如靖謀從富人乞
穀三百石貸之下户量取其息以為其徒目前之供而
鄉之長者黄君處仁胡君勲汀州户曹胡君樟呂君師
愈慨然捐穀若干以倡其餘而余亦與馬事方就緒而
黄君與靖相繼下世黄君之子浦城主簿公梶與其弟
某實成君意曰吾不欲死其先人也夫乞穀於富人而
取息於下户以供其山林之枯槁者則三者各得其稱
是眞有先王井邑之遺意而又欲執王政之詳一二以

律之徒以起斯人不忍其廢壞之心吾未見其有補於吾道也四君與凡捐穀之姓字與其穀出入之約束具列之碑陰姑道余之所以相此寺之本意以發千載之一嘆而已

重建紫霄觀

道家有所謂洞天福地者其說不知所從起往往所在而有然余觀世人之奔馳於耳目口腹之欲而顛倒於是非得喪利害榮辱之塗大之為天下淺至於錙銖率

若蟻鬬於穴中生死而不自覺宜其必有超世而絶去者當於何所居之則洞天福地亦理之所宜有大較清邃窈深與人異趣非可驟至而卒究故君子常置而弗論余居之南凡二十五里而得洞靈源福地焉川埜平衍居民錯雜又近在驛道之旁非有所謂窈深不可尋究者中有觀曰紫霄茂林脩竹大抵皆道士手植以自敝亦非其地本然也考其圖志皆鈌裂不全其説以為梁氏望此山有王氣掘其地蓋雙鶴騰飛而去山川深

長哀遠猶懼其氣之不足王是區區者亦足以勞有國者之思慮乎又言其旁有僊人煉丹之所大同間始爲觀依焉而錢氏有國時嘗崇奉而脩起之水部員外郎陳矩記其事曰清泰三年者後唐廢帝之年號也五代之際天下分裂錢氏據兩浙自王然猶倚中國以爲重當是時貨財干戈一日不自整齊則四隣爭得窺伺其國兩浙本非寬廣閒暇而道家方脩土木之工於其間晏然無異於平時豈眞有所謂靈異足以動人耶何其

地之不稱也本朝混一區宇是觀因以不廢而焚毀於宣和庚子微細之盜盜平無尺椽片瓦可為庇依道士結茅以居相與敞三門於其前使人有所觀仰而三清未有殿也知觀事劉居靖自初得度時以殿之役為最大而經始焉其後乃建堂說法為殿以崇奉聖祖翼以兩廡而齋堂庫宇鐘臺藏室庖湢之所及若道家所宜有者無不略備殿之西偏則為明牕淨几以自啓處道經儒書更閱不休而文墨琴棊皆所不廢客至蕭然終

日忘其為驛道居民之為可厭也方山川未通居民未多林木陰翳禽獸麋鹿出沒於其間之時其靜深當不止今日而超世絕去者豈必其不樂此所謂洞靈源者其幾耶地之變遷觀之興廢與其人之勤勞相望居靖願得文以紀而余不足賴也

北山普濟院記

金華固多佳山水而游者往往依浮屠老子之宫以窮其足力之所至其所不能至者宜其遂為樵夫牧子所

私高人逸士因得以自混於其間而天巧有非人力之所能盡發者梁劉孝標以不合當世棄官居金華北山今其故居是為清脩院蓋嘗遡流緣磴欲以盡發山水之奇結廬紫微岩吳會人士多從之學岩有石室因以為講書之堂所謂劉先生講堂是也至今其山號講堂原而陳隋及唐泯然置之不問周顯德二年吳越王始建寺於岩麓曰九龍本朝慶歷六年郡守關公嘗命河南許歸以甎筆書紫微岩三巨字鑱之石治平二年又

改賜普濟院額山之僧因陋就簡日底于廢叅知政事
蕭公燧繇從橐來爲此邦以僧奉欽爲才命往主之奉
欽能銖積寸累服勤不懈佛殿法堂建如程式敞三門
於前而翼以兩廡庫堂藏室罔不略備翰林學士洪公
邁還其甲乙住持之舊免其諸般科買之擾以厲其成
焉今太守秘閣殿撰趙公師揆染寺額以張大之然後
此山之勝不復爲樵夫牧子所私而劉氏講堂亦因寺
以著愛金華山水者於是可無遺恨矣以奉欽一力而

能有功於幽勝如此天下而各用其力則事功寧有既耶奉欽以寺記為請聳然為書以授之

元寶觀重建大殿記

東陽縣之南四十里有觀曰元寶世傳齊人陳元寶捨宅為之因以名云宣和劇盜之火觀為煨燼則其里陳君嚴始建所謂北極殿者大夫徐君端記其事頗異大夫名下一字實吾先祖之諱今不具嚴嚴弟仕澄字彥清自力家事積貲殆且巨萬志不在於積也而洩之里

閭親舊之惠為未足乃泄之觀焉三清有殿殿有廡合以三門而觀儼然矣皆彦清之為而紹興之二十一年也未幾殿燼於蟻彦清之子德佐過而心動焉思與諸弟恊力成之使其父之志與殿俱存而主觀事葛元度併以風其諸子曰先志今如何欣然捐金合百萬先之元度先建道藏一所為民祈福禱請如響其積亦頗夥并傾私橐募衆縁以建其事殿未成而元度死其徒胡大雲繼之猶籍德佐之弟德先德高以自助用財合一

千萬役人之力凡萬五千經始於淳熙辛丑之春落成於甲辰之冬宏壯偉麗一切視彥清在時遠近合靚起敬增嘆道家之有殿以奉三清其教然也三教之興廢有時而本末宏濶源流深長非百世聖人不能定則脩舊起廢固其徒之事也彥清兄弟皆有財力可以自馳騁於世而本朝出仕惟兩塗故其才獨自豪於鄉其明效大驗亦不遺餘力而乃見所謂兩殿者殿之隳廢又藉元度以起之亦可嘆也已元度善自興其教者而敢

愛其力而自納於廢棄殿成而胡大雲亦死相與成就其殿之凡役彦清㓜子疆亦從而相之旁觀多陳氏其詳雖不可考宜其為元寶不可知孫子一念之烈泄於七八百年之後者猶如此天下事其有不成於志念之烈者乎疆與道士合辭以記為請諾之閱二年矣因以寓余之所感云

題跋

書類次文中子後

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顔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讀中說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於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龔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没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顔子之迹往往多過

內史薛公使遺書於子子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楊素諸公哉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劉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至於以佛為聖人以無至無迹為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為至治此皆撰集中說者抄入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為累然仲淹之學如日星炳然豈累不累之足云乎姑以明予類次之意如此

書文中子附録後

文中子世家阮氏本以為杜淹撰龔氏本則曰福獎福獎福郊也今雖不可考而世家不可不録故存其録而去其人房魏論禮樂事出於福時所録雖其間語言不能無飾然參考太宗與諸公經營當時之事宜必有此今備存之重去其舊也以余觀之魏徵杜淹之於文中子蓋嘗有師友之義矣如房杜直往來耳故嘗事文中子於河汾者一切抄之曰門人弟子其家子弟見諸公之盛也又從而實之夫文中子之道豈待諸公而後重

哉可謂不知其師其父者也闗子明之筮同州府君實
書而藏之備其本末者亦楅時也世往往以其筮為怪
易有理有數數出於理者也得其理足以知百世之變
明其數足以計將來之事而又何怪焉如子明之論人
謀天命有後世儒生之所不及知者文中子家世之明
王道子明蓋有助焉龔氏安得以私意易之哉故存此
三書曰文中子附録

書伊洛遺禮後

伊洛遺禮其可見者惟婚與喪祭僅存其一二今以附諸補亡之後夫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補亡所集集其義也茍精其義則當時之所參定者尚可考而缺裂不全之制豈必以是為尊哉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存其可見者以惜其不可見者而已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葢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没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世咸惜其缺也余以為

不然先生嘗稱杜預之言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類例博矣學者茍精考其書優柔饜飫自得於言意之外而達之其餘則精義之功在我矣較之終日讀其全書而於我無與者其得失何如也

書歐陽文粹後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仁義而

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者也雖片言半簡猶宜存而弗削顧猶有所去取於其間毋乃誦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於犯是不韙而不疑也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真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稚什伯為羣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已無為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闥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

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愧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為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禄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公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為大闕其策學者之辭慇懃切至問以古今繁簡淺深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時習見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

志弗克遂伸而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神宗皇帝方鋭意於三代之治荆公以霸者功利之説飾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脩民兵制國用興學校以養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之所及者嘗試行之尋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之意蓋見於末命而天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剝裂牽綴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不復道矣此子瞻之所為深悲而屢嘆也元祐間始以末命從

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寖復荆公之舊迄于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于世然其間可勝道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年天下之治大略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還嘉祐之盛蓋非獨學者不能上求聖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舊而況上論三代姑以公之文學者雖私誦習之而未以為急也故予姑掇其通於時文者以與朋友共之繇是而不止則不獨盡究公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蓋將自求之而不可禦矣先王之法度猶

將望之而況於文乎則其犯是不避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雖然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寛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毫髮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讀之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哉初呂文靖公范文正公以議論不合黨與遂分而公實與焉其後西師既興呂公首薦范富韓三公以靖天下之難文正以書自咎歡然與呂公戮力而富公獨念之不置夫左右相仇非國家之福而内外相關而不相沮

蓋治道之基也公與范公之意蓋如此當是時雖范忠宣猶有疑於其間則其用心於聖賢之學而成祖宗致治之美者所從來遠矣退之有言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故予論其文推其心存至公而學本乎先王庶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

書家譜石刻後

陳氏得姓所繇來甚詳今不復載自太丘長以來逵既渡江其後中微霸先用以為陳歷歷可考及唐末五代

比于皇朝之初陳氏散落為民譜不可繫今斷自我七世祖始從所建聞也自我皇祖若諸從兄弟歲時祭祀有所謂軍陣者次尹兒時不得問今莫可質猶記湖州尚書一人以待博聞者參考

書職事題名後

睃奏一局之具眼掌記一局之司命題名小録利害通涉始末而司膳雖若碎煩亦有關係蒙恩來此蓋久而後知之四海九州之人邂逅而為同年士大夫薦吾所

不知者亦當分其能品以為言庶幾各識其職云耳

書趙永豐訓之行録後

太史公論婢妾之引决出於計畫無俚之甚而英雄俯仰以全一死者將以有為也而孟子論義有重於死雖聖賢不得而避人固難於一死而一死之難又如此國家遭陽九之厄能以死拒敵者固自有數而禁卒内潰人不知義極矣身為宗室以當百里之寄不愛一死以明大義此聖賢所不得而避者其死豈不壯哉方天下

太平天子有事邊功使守在四裔而公獨知其為禍亂之萌及金人剪中國如枯槁公又欲率義師以沮遏其鋒推公之志而揆公之才固非自分於一死者義之所在不約而自隱其中之所存耳此天下之所知而人之所以尚其子孫者也張廵之死義豈不明甚而猶有待於韓李之秉筆者朝廷之旌死節不踰時豈待人言而後明哉殆未請耳天人報應尚墮渺茫上下融合實闗激勸天下士固不少為趙公設也公之孫彥𢢍出其始

末以示亮因書以歸之新天子龍飛之十日也

書林勲本政後

右林勲本政書一十卷比較二卷徐宗武得之鞏氏家勲嘗游宦廣中蓋紹興初容州所刋本也勲為此書勤矣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牧之學所見未有能易勲者顧其間將使隷農耕良農之田納租視其俗之故經賦出於良農而穀農出軍賦疑非隷農所利又使他人得以告地之可闢者而受其賞焉有趨利起争之

漸疑非王政所當出者一人之智而思慮小小不中不足怪大要歸於可行則補其不及行之者之責也顧余有所甚疑者古者王畿千里定為六鄉六遂而禄地公邑所占之地宜倍千里之間開方計之地之所未盡者宜尚多有蓋王政寛大納民於其間不用一律以齊之則制度雖密人不思裂去法可長守而經數常齊矣漢之民田固已無制大畧計之邑居道路山林川澤㞾不可墾蓋居三分之二又有所謂可墾不可墾者居其四

分之一而定墾田直十五分之一耳蓋雖漢法不能盡數以齊之也今勲欲舉天下而用一律以齊之無乃非聖人寛洪廣大之意乎且亦非民之所甚便也今宜於山林川澤邑居道路之外以三分計之定其一以為經數起貢起役起兵簡教之法悉如勲所定以其二為餘夫閒田及士工賈所受田凡朝廷郡縣之官皆使有田參定其法别立一官掌之并使其屬以掌山林川澤大為之制使民得盡力於其間而收其貢賦以佐國用以

蘇疲民則經數常齊矣立政以公而示天下以廣則民
不駭而政易行然後勳所定之制可以一定而不易庶
幾勳之志也雖然事不習熟則人之視聽易以驚動驟
而行之非成順致利之道也勳之書至矣要豈人之視
聽所常習者乎非其所常習雖用勳三年頒降之說猶
恐不能無動也夫成順致利之道易所載十三卦聖人
蓋用此道以開天地而立人極者自漢以来英雄特起
之君亦必用是以有為惟其一變之餘安之而不思其

所以善其後此後世之所以治亂不常而古道卒不可復也勲之書可用於一變之後安得其人以開其先者乎要非察古今之變識聖人之用而得成順致利之道者不能知也然則余之刋勲書所望於世之君子蓋甚厚

題喻季直文編

烏傷固多士而稱雄於其間者余熟其四人焉蓋非特烏傷之雄也喻叔奇於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別去三

日念之輙不釋其為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何茂恭目空四海獨能降意於一世豪傑而士亦樂親之其文壯麗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闡其意者陳德先舉一世不足以當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游然其文清新勁麗要不可少喻季直遇人無親踈貴賤皆與之盡而於余尤好其文蔚茂馳騁蓋將包羅衆體而一字不茍讀之亹亹而無厭也而四君子者尤工於詩余病未能學也然皆喜為余出余亦能為之擊節余窮滋日

甚索居無頼時一作念顧茂恭之骨已冷而三山相去踰千里德先季直雖宿舂可從其游而出門輙若有縶其足者喻行之收之出季直舊文一編示余聳然觀之如得所未嘗茂恭死其文益可貴重而子弟亦珍惜之欲求一字不可得得吾季直之文便如茂恭在目昔余嘗讀茂恭之文而面歎曰九原不可作歐蘇姑置勿論如世所謂六君子者公將何愧茂恭油然而笑蓋以為能知我者幽明異道每念此意為之索然今將求厭足

於季直耳

跋焦伯強帖

寶元康定之間本朝極盛之時也諸公巨人踵武相接天下毫髮絲粟之才皆得以牽連成就況若伯強之卓然能自見者乎其於骨肉書翰之間恩意藹然蓋非其異行也魯多君子而宓子賤稱焉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雖豪傑拔出之才猶懼其不免是以君子論其世也

跋米元章帖

本朝詩文字畫之盛到元祐更無著手處元章以晚輩一旦馳驟諸公間聲光熚然此帖亦可窺一斑乎淳熙己亥四月之晦龍川陳亮為先友之子王晦叔書之

跋朱晦菴送寫照郭秀才序後

往時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於天下之義理自謂極其精微而世亦以是推之雖前一輩亦心知其莫能先也余猶及見二人者聽其講論亦稍詳其精深紆餘若

于物情無所不致其盡而世所謂陰陽卜筮書畫技術及凡世間可動心娛目之事皆斥去弗顧若將浼我者晚得從新安朱元晦游見其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既已入於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一世人共之其不得見於世則聖賢之命脈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其於經文稍不平易簡直則置而不論以為是非聖賢之本旨若欲刊而去之者余為之感慨

於天地之大義而抱大不滿於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志而未能也然而於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凡世所有而未易去者皆存而信之乃與張呂異其於郭叔瞻之能尤愛而喜之不厭豈悅物而不留於物者固若此乎抑世所謂畫師之能皆未能窺叔瞻之心地而不可棄乎故余於叔瞻無舊故而為諸公道其所長不容已亦因以見秦漢以來諸君子猶煩新安之刮剔而後聖賢之心事可得而盡白也叔瞻力求

余跋因叙其本末如此試以呈似新安云

書作論法 意與理勝

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衆故大手之文不為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為險怪之辭而自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内不善學文者不求高於理與意而務求於文彩辭句之間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昔黄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

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

龍川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龍川集卷十七至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毛鳳儀

謄錄監生臣張璇

龍川集卷十七

宋 陳亮 撰

詩

廷對應制

皇朝鋭意急英賢割據中原七十年際遇風雲凡事别積功日月壯心懲管蕭器小誰能識孔孟人存用則傳慚負壽皇勤教育奏篇半徹冕旒前

及第謝恩和御賜詩韻

雲漢昭回倬錦章爛然衣被九天光已將德雨平分布更把仁風與奉揚治道脩明當正宁皇威震疊到遐方復雠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

歌

謫仙歌有序

清夜獨坐天地無聲星斗動揺欣覩李白集髙吟數篇皆古今不經人道語騷章逸句洒然無

留思寥寥數百年間揚鞭獨步吾所起敬起慕者太白一人而已感嘆久之恨無人能繼太白後因成謫仙歌以是祝太白舉觴以酬太白太白有靈其聽我聲知我意矣

李白字太白清風肺腑明月魄揚鞭獨步止一人我誦太白手屢拍嘗聞太白長庚星夜半星在天上明仰天高聲叫李白星邊不見白應聲又疑白星是酒星銀河釀酒天上傾奈無兩翅飛見白王母池邊任解醒欲遊

金陵自采石翫月乗舟歸赤壁欲上箕山首陽巔看白
凔雪水底眠紫煙又不知在何處漱瑶泉酌霞盃悵望
不見騎鶴來白也如今安在哉我生恨不與同時死猶
喜得見其詩豈特文章惟足法凜凜氣節安可移金鑾
殿上一篇頌沉香亭裏行樂詞此特太白細事耳他人
所知吾亦知脫靴奴使高力士辭官妾視楊貴妃此真
太白大節處他人不知吾亦知歌其什鬼神泣觧使青
塚枯骨立呼其名鬼神驚惟有羣仙側耳聽我今去取

崑山玉將白儀形好彫琢四方上下常相隨江東渭北休興思會須乞我乾坤造化兒使我筆下光焰萬丈長虹飛

詞選三十闋

水調歌頭 送章德茂大卿使北

不見南師久漫說北羣空當場隻手畢竟還我萬夫雄自笑堂堂漢使得似洋洋河水依舊只流東且復穹廬拜會向藁街逢　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

箇半箇仗孤忠萬里干戈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天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

念奴嬌　至金陵

江南春色算來是多少勝遊清賞妖冶廉纖只做得飛鳥向人偎傍地闢天開精神朗慧到底還京樣人家小語一聲聲近清唱　因念舊日山城箇人如畫已作中州想鄧禹笑人無限也冷落不堪惆悵秋水雙明高山一弄著我些悲壯南徐好住片帆有分來往

賀新郎 同劉元實唐與正陪葉丞相飲

脩竹更深處映簾櫳清陰障日坐來無暑水激泠泠知何許跳碎危欄玉樹都不繫人間朝暮東閣少年今老矣況樽中有酒嫌推去猶著我名流語　大家緑野陪容與筭等閒過了薰風又還商素手弄柔條人健否猶憶當時雅趣恩未報恐成辜負舉目江河休感涕念有君如此何愁苦歌未罷誰來舞

滿江紅 懷韓子師尚書

曽洗乾坤問何事雄圖頓屈試著眼階除當下又添英物北向爭銜幽憤在南來遺恨狂徒失算淒涼部曲幾人存三之一　諸老盡郎君出恩未報家何恤念横飛直上有時還戢笑我只知存飽煖感君元不論階級休更上百尺舊家樓塵侵帙

桂枝香　觀木犀有感寄呂郎中

天高氣肅正月色分明秋容新沐桂子初收三十六宫都足不辭散落人間去怕羣花自嫶凡俗向他秋晩喚

回春意幾曾幽獨　是天上餘香賸馥怪一樹香風十里相續坐對花旁但見色浮金粟奖蓉只解添愁思況東籬淒涼黄菊入時太淺背時太遠愛尋高躅

三部樂七月送丘宗卿使北

小屈穹廬但二滿三平共勞均佚人中龍虎本為明時而出只合是端坐王朝看指揮整辦掃蕩飄忽也持漢節聊過舊家宫室　西風又還帶暑把征衫著上有時披拂休將看花淚眼聞弦骨對遺民有如皎日行萬里

依然故物入奏幾策天下裏終定于一

水調歌頭　癸卯九月十五日壽朱元晦

人物從來少籬菊為誰黃去年今日倚樓還是聽行藏未覺霜風無賴好在月華如水心事楚天長講論參洙泗盃酒到虞唐　人未醉歌宛轉興悠揚太平胷次笑他磊磈欲成狂且向武夷深處坐對雲煙開斂逸思入微茫我欲為君壽何許得新腔

念奴嬌　登多景樓

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渾認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橫陳連岡三面做出爭雄勢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 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憑却江山管不到河洛戈鋋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彊對

賀新郎 寄辛幼安和見懷韻

老去憑誰說看幾番神奇臭腐冬裘夏葛父老長安今餘幾後死無讎可雪猶未燥當時生髮二十五絃多少

恨笑世間那有平分月征婦弄漢宮瑟　樹猶如此堪重别只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行矣置之無足問誰換妍皮癡骨但莫使伯牙絃絶九轉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尋常鐵龍共虎應聲裂

瑞雲濃慢　六月十一日壽羅春伯

䕶蹕酪粉玉壺冰醑朝罷更聞宣賜去天咫尺下拜再三幸今有母可遺年年此日共道月入懐中最貴向暑天正風雲會遇有恁嘉瑞　鶴冲霄魚得水一超便直

入神仙地植根江表開拓兩河做得黑頭公未騎鯨赤手問如何長鞭尺箠向來王謝風流只今管是

阮郎歸 重午壽外舅

波光渺渺浸晴陂有亭湖岸西芰荷香拂柳絲垂升堂獻壽巵　紅約腕綵侵衣願祝屆期頤花間妙語欲無詩一年歌一詞

祝英臺近 六月十一日送葉正則如江陵

駕扁舟衝劇暑千里江上去夜宿晨興一一舊時路百

年忘了向頭被人鑽破故紙裏是爭雄處　怎生訴欲待細與分疏其如有憑據包裹生魚活底怎遭遇相逢樽酒何時征衫容易君去也自家須住

蝶戀花　甲辰壽元晦

手撚黄花還自笑笑比淵明莫也歸來早隨世功名渾草草五湖却共繁華老　冷淡家生宪得道旖旎妖嬈春夢如今覺管今歲華須到了此花之後花應少

水調歌頭　和吳允成遊靈洞韻

人愛新來景龍認舊時湫不論三伏小住便覺凜生秋我自醉眠其上任是水流其下湍激若為收世事如斯去不去為誰留　本無心隨所寓觸虛舟東山始末且向靈洞與沉浮料得神仙窟穴爭似提封萬里大小幾琉球但有君才具何用問時流

念奴嬌　送載少望參選

西風帶暑又還是長途利牽名役我已無心君因甚更把青衫為客邂逅卑飛幾時高舉不露真消息大家行

處到頭須管行得　何處尋取狂徒可能著意更問渠儂骨天上人間最好是鬧裏一般岑寂瀛海無波玉堂路穩著青霄翼歸來何事眼光依舊生碧

卜筭子　九月十日壽徐子才

悄靜菊花天洗盡梧桐雨倍九週遭爛漫開祝壽當頭取　頂戴御袍黃疊秀金稜吐仙種花容晚節香人願爭先覩

賀新郎　酬辛幼安再用韻見寄

離亂從頭說愛吾民金繒不愛蔓藤纍葛壯氣盡消人脆好冠蓋陰山觀雪虧殺我一星星髮涕出女吴成倒轉問魯為齊弱何年月丘也幸由之瑟　斬新換出旗麾別把當時一椿大義拆開收合據地一呼吾往矣萬里摇肢動骨這話欛只成凝絕天地洪爐誰扇鞴橐於中安得長堅鐵𣵀水破關東裂

垂絲釣　九月七日自壽

菊花細雨蕭蕭紅蓼汀渚景物漸幽風致如許秋未暮

又值吾初度　看天宇正澄清欲往登高未也紅塵當面飛舞幾人弔古烏帽牢收取短髮還羞覷遐壽身近五雲深處

彩鳳舞十月十六日壽錢伯同

人立玉天如水特地如何撰海南沈燒若欲寒猶暖算從頭有多少厚德陰功人家上一一舊時香案煞經慣小駐吾州纔爾依然歡聲滿莫也教公子王孫眼見這些兒頼脫處高出書卷經綸自入手不了判斷

鷓鴣天 懐王道甫

落魄行歌記昔遊頭顱如許尚何求心肝吐盡無餘事口腹安然豈遠謀　纔怕暑又傷秋天涯夢斷有書不大都眼孔新來淺羨爾微官作計周

謁金門 送徐子宜如新安

新雨足洗盡山城祥濘見說好峯三十六峰峰如立玉四海英游追逐事業相時伸縮入境德星須做福只愁金詔趣

天仙子　七月十五日壽内

一夜秋光先著柳暑力平明羞失守西風不放入簾幃饒永晝沉煙透半月十朝秋定否　指點𡚁渠凝佇久高處成蓮深處藕百年長共月團圓女進酒男稱壽一點浮雲人似舊

水調歌頭　和趙周錫

事業隨人品今古幾麾旌向來謀國萬事盡出汝書生安識鵾鵬變化九萬里風在下如許上南溟斥鷃旁邊

笑河漢一頭傾　嘆世間多少恨幾時平霸圖消歇大家創見又成虀𩯭逅漢家龍種正爾烏紗白紵馳騖覺身輕樽酒從渠說雙眼為誰明

洞仙歌　丁未壽朱元晦

秋容一洗不受凡塵涴許大乾坤這回大向上頭些子是鵰鶚摶空籬底下只有黃花幾朶　騎鯨汗漫那得人同坐赤手丹心撲不破問唐虞禹湯武多少功名猶自是一點浮雲鏟過且燒却一瓣海南沉任拈取千年

陸沉奇貨

祝英臺近　九月一日壽俞德載

嫩寒天金氣雨攙斷一秋事仝様霏微還作小晴意世間萬寳都成些兒無欠只待與黄花為地　好招致對此鬰鬰葱葱新篘未成醉翻手為雲造物等皃戲也知富貴来時一班呈露便做出人中祥瑞

踏莎行　懐葉八十推官

書册如仇舊遊渾諱有懐不斷人應異千山上去夢魂

輕片帆似下蠻溪水　已共杯酒長堅海誓見君忽忘

花前醉從來解事苦無多不知解到毫芒末

南鄉子　謝永嘉諸友相餞

人物滿東甌別我江心識俊游北盡平蕪南似畫中流

誰繫龍驤萬斛舟　去去幾時休猶自潮來更上頭醉

墨淋漓人感舊離愁一夜西風似夏不

三部樂　七月二十六日壽王道甫

入脚西風漸去去來來早三之一春花無數畢竟何如

秋實不須待名品如麻試為君屈指是誰曆出十朝半月爭看搏空霜鶻 從來別真共假任盤根錯節更饒倉卒還他濟時好手封侯奇骨沒些兒嬰姍勃窣也不是崢嶸突兀百二十歲管做徹元分人物

賀新郎 懷辛幼安用前韻

話殺渾閒說不成教齊民也解為伊為葛尊酒相逢成二老却憶去年風雪新著了幾莖華髮百世尋人猶接踵嘆只今兩地三人月寫舊恨向誰瑟 男兒何用傷

離别況古來幾沓際會風從雲合千里情親長晤對妙體本心次骨臥百尺高樓斗絶天下適安耕且老看買犁賣劒平家鐵壯士淚肺肝裂

點絳唇 詠梅月

一夜相思水邊清淺橫枝瘦小窻如畫情共香俱透清入夢魂千里人長久君知否雨僝雲僽格調還依舊

表

皇帝正謝表

伏以天之生才實繫國家之造人之用世亦關時運之興濟濟朋來班班穎脱以須選擇不使棄遺臣亮等恭惟皇帝陛下以聖人之大才行天下之正道韜英武於盛際對易之需據君師之至尊為書之範眷言問寢重於復讐固將與時以偕行詎有撫機而不發安靜和平之福用以宅心發揚蹈厲之功期於得士臣亮等仰知聖意俯誦謏聞本末後先寧無失策短長高下孰有適情悉俟聖裁盡從官使自今以始寧敢竊爵禄以苟歲

時如日之升或可依風雲而效尺寸臣亮等下情無任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重華宫正謝表

伏以教育之功易世乃見選掄之道惟時是逢雖三歲
之故常而一日之特異無非自獻葢有從來臣亮等恭
惟壽皇聖帝陛下對越在天倦勤與子以不世出之資
而歸之淡泊以大有為之志而宅以和平昔者論天下
大計之小臣亦嘗動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擯十五

載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見共幸舊身於今日獨知回首於當年不肖姓名再關天聽已輸忠欵盡出聖謨載惟精一之傳無非正大之實設科取士雖舊貫之尚仍陳力復讐亦大義之難廢共茲一穀合彼衆材付托得人爰上唐家之壽陟降在帝孰知文后之聲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啓

謝留丞相啓

數十年窮居畎畝未諧豹變之懐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顧今自喜論古良慚雖欲有言莫知所謝欽惟大丞相少保國公卓犖良臣勤勞碩輔重道崇儒之正學素所講明立綱陳紀之大經備嘗議論秉鈞獨當大任持衡務適厥中為社稷之元龜掌文章之司命獻謀猷於左右固光裕於後先如亮者才不逮於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壁水一几明牕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議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苟壽皇之兼容

愜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遺主上裨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亮青年立志白首奮身敢不益勵初心期在重溫舊業出片言而悟明主尚愧古人設三表以繫單于請從今日若徐求其可稱必更得於所圖

謝葛丞相啓

平生險阻寧一事之稱心晚節遭逢當上聖之信目況更新於爰立方共聳於具瞻適丁斯時當有甚幸敬惟

大丞相國公山立玉峙地負海涵才非求竒貴其可用事去已甚取其適宜不自知其同心寧更防於異已是非毀譽肯槩於胷中小大短長自安於度外雖斡旋之功每極其妙而歸宿之地卒底於平士守常心物無觖望百年舊典當漸見於施行一日俊功宜不憂於震動共贊朝廷之拔士亦令草莽之逢時亮少不自量謂功名差易耳晚更多難雖性命其如何忽從死灰之中騰上烈焰之表栽培傾覆天亦何心嘘枯吹生人焉有助

猥以門墻之舊物加之場屋之陳人忍使白頭尚作如新之態當令赤手曾微直上之嫌為知已而狂言亦無心於任運

謝陳參政啓

暮景生涯恍如落日少年夢事旋若好風方大賢共秉國鈞之時而一介乃有遽掩時流之幸老之將至人其謂何敬惟參政相公究力古書潛心正學質而有韻判一言父子之間博以逢原當千載君臣之會是膺大任

以展良圖四海羣賢爭先攀附百年舊典次第施行方
皇家陳善以閑邪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彌綸所至不闕
毫釐汲引而來咸展尺寸萌新芽於枯木燃烈焰於死
灰亮禍患之餘心志凋落塵埃之底筆墨荒踈獨有丹
心不渝白首自牖納約於焉開明盈缶有孚所以發志
不學近名之直亦微慕利之諛上於二三之中擢在第
一之選聖恩深厚固非臣下所能知衆口會同夫豈志
力所可及自天有命無地自容音韻琅琅徒累巨公之

讀風期隱隱式闕上哲之懷略轉洪鈞悉成通路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趙同知啓

汲引人才使相先後倏經時變寧問短長但有向者之虛名庶幾今茲之實用濫叨首選徒激壯心自源徂流探端知緒敬惟同知相公蚤以文墨自結主知出其才猷遂為世用踐更多矣聲問偉然北向以復神州固有無前之志中立而行正道姑從端本之謀英流萬其相

先善類依以為重公輔雅望上所屬心宥密本兵國焉
惟屏官則見舜朝之遜賢豈容堯野之遺念昔少年及
見前輩素所自喜兵法六韜已而飫聞中庸大學坐想
百年之舊疾趨一世之雄荏苒歲時牵連禍患人皆欲
殺付微命於鴻毛公不我遺脫殘年於虎口況遇持於
文柄欲稍復於古初捨其舊而新是圖望之大而小可
畧使膺清問盡致公言上亦念其論之平竟以先此時
之選顧當聖世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豈無屬階非斯人

之徒而誰與鼔同舟遇風之勢成披雲睹目之功出尖之才百端並用易世之怨一洗而空伊我何心惟公是望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羅尚書啓

世豈無才不必其用仁非為衆宜在夫高尚天人之皆同則時命之自合故雖終遇敢不知歸伏念亮少張虛氣於萬夫晚付微軀於一髪老之將至鄧禹笑人人亦有言孔子主我得失有命行藏信天零落殘生猶動諸

公之至念嶇嶇拙計誤分上聖之洪私其使終焉未知可也此蓋伏遇某官受天間氣爲國偉人屹立漢庭無出其右主張周道卒底於平遇所不安思必自達猶懐晚進孰可任於後來遂使棄人亦有光於末路紛然萬口翕若一辭如韓信者無雙常懼鄧侯之誤擢孫弘爲第一卒遺武帝之憂事固難乎人豈易識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曾察院啓

劫火不燼玉固如斯死灰復燃物有待爾豈是非之頓異蓋得失之無常衆口會同一力推挽不期而合獨知所歸伏念亮寂寞壯心凋零餘命藏身新進奈種種於鬅毛回首舊游已班班於從列知天人之未易合而今古之莫能同死蠏護臍欲去不可生龜脫殼正爾良難乃於斯時有此大幸兹蓋伏遇察院執事文章宗主道德菫流一代端人務先汲引百年讜論用為據依以重朝廷以尊旒扆扶持國是毀譽之所不遷董勸士風邪

正於焉自別故雖亮輩亦取睿知越在二三豈不知其過分俄陞第一用獨抱於隱憂爰飾空賜試當實責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張侍御啓

主持公論意獨在於樸忠叶正上心理難施於巧智雖或從於親擢本亦備於先登推其闓端何以論報伏念亮脫身虎口久矣諱窮批逆龍鱗期於合理庶幾一割之有用安能百鍊而愈剛競短爭長無復此夢分多共

少輿度殘生白首駸駸丹心隱隱言在此而意在彼問之顯而答之微第其度程亦在二三之數決於旒扆竟成第一之傳辱此誤知光夫末路此蓋伏遇侍御執事英姿沉毅偉量洪深國典朝章固盛時之所習見世科士版亦素宦之所具宜騰此英聲成夫厚德風憲之地執守是先才智之淵選掄不易欲使從風而靡要當如日之升獻言因惡於近諛矯枉亦防於過直少年勇決記追逐於英游暮景安詳務歸尊於獨智并心一向圖

補萬分正學以言及明時而自獻導人使諫開大義以相先公所欲為誰敢不應

謝黄正言啓

文律持平豈遽分於人品論衡求是亦務當於物情累藻鑑之至明成冕旒之小誤足光晚景以動壯懷伏念亮剽説何如蹉跎至此置身無所方念昔非回首亦疑未知孰是豈有聖賢之學乃為世俗所憎殆非其人以招此禍暮年前郤私竊自憐寸晷短長雖爭何用遇執

至公之柄肯收近拙之文使對大廷裒然親擢誤先衆雋翕若誦言非出人謀悉從天定此葢伏遇正言執事英姿挺特德性靜淵學有源流誠不慚於游夏文出機杼葢取則於孟韓固非堯野之肯遺抑亦漢庭之未有竟從王邸收備諫工遇事風生輩流退縮責難山立左右驚嗟持此血誠效夫心膂不遺餘力曲致彌縫猶有後憂敢忘汲引故雖其輩亦及今茲豈徒爾而激昻葢聞之而與起合天下為一體非此為則彼為極治道無

兩端茍君美而身美

謝章司諫啓

諱窮久矣世寧保其必遭自視歎然人豈容於彊附茍不愧君子之論斯足對上聖之知頼此品題幾於遇合伏念某脱身虎口欲求護命之符妄意鴻冥莫得游仙之枕進退不知所據往來徒自於心賸一試之隨羣蓋百思而無策庶其在此不堪暮景之懐幸而得之敢作少年之愛入當大對曲盡寸心問所不該言豈容於越

次意雖獨至事亦謹於闠端故此區區發其耿耿有司之所不快越在二三當宁以為無他俄從第一僥倖至此稱蹇若何此蓋伏遇司諫執事貌粹骨竒神清氣勁學傳正派以百聖為準繩文擅古風以兩漢為機杼鼓行場屋而無其對驚動簪紳而為之先豈止嘉猷足善王邸遂膺睿眷以備諫工知無不言成非所計海内人物固自如林古來忠誠亦應有數牽連咸在汲引而來識別分明不慮人心之異諸凡閧壘亦惟門下之歸上

誠得人公必知我

謝楊解元啓

決得失於數人之目有命者類能得之同毀譽於萬口之辭懷才者始克稱此睠一時之偶幸叨羣議之喟然感惠有繇撫躬知愧竊以求賢而下間歲之詔國有常經糊名而妝一日之長士多茍得立制美踰於今容得人無復於古如蓋昔者相知以心此心達而此士至而後世相持以法一法立而一弊生程度愈謹而豪傑之

氣漸以拘禁防益密而曠達之人遺其辱顧積弊之至此豈創法之所期故廟朝徒嘆於乏才而川澤豈聞於遺士雖十九之乖意庶千一之有人如某者才本不羈譽俄過實雖本諸公之浪聽卒為十目之不容蓋才者爭之端據其端而爭日至而名者忌之府趨其府而忌羣興人其奈何天亦隨罰憂患百罹而未艾驚惶萬狀而莫支既榮辱之兩忘亦得喪之一致一若龍而一若虎習且不能呼我馬而呼我牛惟其所謂已分息心於

世故豈期獲玷於賢書顧脫父之無階漫隨人而求舉望不及此得之若驚此蓋伏遇判府先生以恢廓之資充碩大之學百年忠骨尚觀慷慨之遺奕世義門猶識薰陶之自清望驟膺於聖眷長才或聳於朝班入為持槖之華出擁分符之重獄訟日簡教化寖行致此無庸亦叨首薦某敢不勉其不逮聽以無心瓦注者巧而金注者惛本何所係適矢復沓而方矢復寓庶造其精

答陳知丞啓

講聞高誼常恐無因遂貺長牋如見所畏雖鳴謙之過
厚然視履以良勞拜此不堪卻則焉敢惟知丞中大
世德之厚天姿之純少小驅馳寧憚勞於州縣老成澹
泊肯徼福於公侯徒以常心安夫久次平易近民之政
習熟見聞忠信報上之誠周旋啓處猶懷晚進及識前
脩柳下惠之不卑小官孔文子之不恥下問總是而往
行之亦宜其涉世多艱謀身大拙塗窮甚矣莫知轉動
之方事變突然殆出意料之表本非常法徒立下風以

之為賢則何所取裁以之視民則幾於甚隳置之勿問雖公事而掉頭示以無他付俗緣於掩耳豈徒報謝為是稽遲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送陳給事去國啓

伏審抗章得請完節言還頹俗稱高善類太息竊以君臣本乎一體去就自為兩端茍決意以為高則雖留而奚補股肱衛首本不相知心膂去身宜非所樂念之久矣未知之何謂微臣以罪而當行庶明主動心而一鑒

尚期有卒何敢自安睠此設心無非體國然用捨之際休戚相關嗟元氣之日傷而良醫之遽去中夜起立不勝惓惓之懷明日遂行徒重搖搖之望敬惟某官才全而粹氣毅以洪風骨竒龎可任大事精神端重厥有沉幾屹為老成以壯吾國頃方當路某固鄉風未能自處於無嫌是以小遲而未見百念俱冷事忽動其隱憂數語自通分遂忘於僭越

龍川集卷十七

龍川集卷十八

宋　陳亮　撰

啓

賀周丞相啓

屬者廷有大號相則眞儒天人知歸中外咸聳緬惟慶歷厥有英略乃佐興王至於守文之君必也持重之相兩適相求而相遇一皆入細以入麄洪惟本朝獨異前

古苟在此位無非以儒盡取六經之空言發於一代之實用人才高下固亦多端聖道始終長繇一日此三代之所以盛而兩漢之末能純雖使間世而生何異比肩而立敬惟大丞相國公萬夫之特四國所瞻長江大河足以流轉墨客光風霽月足以蕩漾英游用德宇之老成易辭場之後發舊人誰在莫與同升華貫偏儀始膺爰立歷數紹興渡江以後敢忘建隆立國之初淵源可推聿先游夏指揮尚定不數蕭曹國有人焉天所命者

其登門雖久參乘莫勝心知累卵之甚危技至屠龍而何用不圖歳晚遂際經綸寧問時宜悉垂覆蓋

賀洪景盧除内翰啓

伏審進東觀之成書拜北門之真命當為此官久矣或進用於下陳顧乃於今得之爰屹成於舊德治朝舉此公論翕然竊以周置内史之官漢重尚書之選政事考以法令之貳中外應以義理之文責重望高有四方冊命之掌職親地密皆一人聽治之餘或廢或興有因有

革翰院起於唐室而官制崇於本朝匪曰私人是為內相玉堂夜直動則詔王寢殿朝參退而視草以謀王體以壯國經維時老成作我心膂敬惟侍講脩史內翰襟期洒落風度粹夷道德文章足以宗師一世器能政理足以度越羣工羽儀廟朝翱翔禁路百年舊事勒成大典以無遺于古陳編孰謂聖傳之可秘蔚從人望簡在帝心睠二難之迭居宜一妙之獨殿固當拜假就使為真眷意方隆登庸所屬嘉言善話固已久沃於聖聰至

公血誠行且獨開於天步盡還舊觀足慰具瞻其獲從門屏之游親睹衣冠之盛一命再命循牆而恭特書大書秉筆以俟謹再拜遣一介奉啓事詣堦墀投納伏惟台慈特賜鑒念

謝王丞相書

謗如蝟磔莫尋觧免之端命若鴻毛敢覬生全之幸非丞相獨主公道於上則廷尉未為天下之平卒以微生自歸洪造伏念某性固小異命亦多奇縱居不擇鄉豈

為惡人之道地使行或由徑寧通小吏之金錢不察以世俗之常情敢望以君子之大道吏文雜治第知鍜鍊之無端口語横生當信吠聲之可畏所幸聖賢之在上不使煢獨之向隅雖木索加馬失明哲保身之術然杖笞免矣皆照臨及物之功還其無罪之軀長我有道之國此蓋伏遇大丞相國公兩朝耆德閒世偉人小物克勤率以畢公之正一夫不獲曰惟伊尹之辜欲民無寃繄國有政辭雖自列每嗟獄吏之為尊士不足云亦使

大夫之知免雖微欲報之所尚期未死以前

謝留丞相啓

兵莫憯於志春秋所以嚴首惡之誅物不得其平法令所以求顯狀之著厥或司存之疑貳則頌廟論之平章小人覬其可欺微軀恃以無恐敢言偶幸實賴生全竊以有萬不同合民命而為國命殺一無罪損王心以違天心曾是細微之災終累久長之福苟其有少或似所當明辯於十目之嚴至於了不相干寧肯依違於衆口

之鑠判然生死之異道由此是非之大明伏念其暗於
自知甘於受謗屬饜而已誦說云乎推平生志念之無
他欲尊主庇民而未可嗟晚歲口語之可畏謂殺人伏
法以何疑不圖事狀之皦然猶待詔獄而後定風波洶
湧尚餘勢之未平日月照臨幸容光之無蔽使不及此
其將若何此蓋伏遇大丞相少保國公弼亮兩朝仰成
元老不以紛紜為喜怒不以疑似定刑誅通一身無非
至公豈待仁聲之達與四海同茲大慶共觀生道之施

朝無失刑人有定嚮恥當吾世成大夫可去之機尚使
爾民信君子必歸之恕事非小補會適洪私不勞有力
之呼無復向隅之泣自頂至踵橫嘉惠於不貲鏤骨銘
肌悵餘年之無幾

謝葛知院啓

人小有才未知死所世皆欲殺要豈公心惟愛士出於
至誠則恤刑視其大體門墻舊物螻蟻微生鳴其積寃
納之洪造伏念某少持跌宕久遂闊踈學紉何止不成

徒存逸想讀書非求甚解第采高標漫曰古心不入俗眼既置身於無用宜取禍以難明下流而致縉紳之見推從何自取窮居而使衣食之粗足似若無因謂其豪強處以任俠加虛謗於實事入信語於疑心内揣甚安譽不為喜而毀不為沮外傳太甚惡欲其死而愛欲其生醞在平時合成奇禍重以當塗之立意加之衆怨之鑿空人與千金未能半信家置一喙猶有後言遂煩詔獄之興允謂事情之審不勝讒者尚及今玆非廟論之

至平蓋殘生之永已此蓋伏遇　知院相公以絶人之量涵蓋世之英闔闢往來歸之無事是非好惡泯於不爭方其為韋布之時固已有公輔之器較藝軼出肯矜衒於已能奕世嗣興況踐更於時變收天下之小以為大合人情之異以為同揚歴班行從容廊廟饑溺關於禹稷指揮定於蕭曹對衆一言羣吏聳聞而加審從旁四顧同列熟視以生嗟興言有識之　知幾安得無故而殺士為國遠慮欲民無寃當二三大臣之同心何往非福

使億萬斯年之受祜有慶惟刑

謝胡參政啓

竝建豪英獲際不寃之世苟全性命頗思當痛之時雖以自憐敢不知幸伏念某立志雖廣受才則踈少不如人所向牆壁老之將至乃罣網羅苟有一跡之可疑豈逃十目之所指自嗟命薄適值途窮一口傳虛褺路人而為罪三年置對任獄吏之便文不思訟者之謂誰但使仇人之逞志鞠之又鞠疑於無疑殺一不辜懼損奕

世無疆之福凡百君子易生私憂過計之心欲究盡於物情終上干於廟論此蓋伏遇參政相公為國遠慮作時孚先稱物平施出一代經綸之手議獄緩死佐九重斷制之仁欲使民瞑目以無言必自我平心而取決拾一生於九死寧勿藥無妄之災付萬事於大公豈施恩不報之所有來私謝未泯常情

謝陳同知啓

鹿非産於庖廚繫惟其命盆豈干於日月戴掩其明嗟

哉平人有此奇禍肯茹寃於聖世必白事於羣公卒以
微生自歸洪造敢緣雅故妄出等夷伏念某少覽古書
恐遂流於無用晩更世故始漸見於難通豈求田問舍
之是專亦閉門造車之可驗一毫以上通緩急於里閭
終歲之間僅飽煖其妻子怨之所在明者不知茍有邪
心雖路人亦甘於就縶至遭毒手葢坐客盡知其為寃
第以當路之見憎况復旁觀之共謗怨家白撰於其外
獄吏文致於其中儼然凶人無一可免置之詔獄凡百

謂何詰其來蹤可為驚駭逮風波之既定亦事狀之皦然多取天地之虛名所宜受罰猶有鬼神之明證終賴持平國有人馬事無寃者此蓋伏遇樞密相公英姿不世學力絕人無遺憾於天不求同於俗古心古貌讀前輩未見之書先覺先知得累聖不傳之學雖泊然於世念豈得已於時須刑名度數之諸家源流具涉規矩準繩之大器本末兼通以典民彝以斷國論方求萬事之合律不忍一夫之納溝疇昔少年許其託契晚節末路

不啻如新豈敢以寃而自言固已無簡而不聽恍如一夢盡忘井邑之故吾願以餘年自附門墻之小物

謝羅尚書啓

自頂至踵橫嘉惠於諸公與口誓心指殘生於再世雖施恩不求其報而顧義必知所歸自慚奇蹇之蹤倍費生全之力伏念某暗於涉世拙於謀身直情徑行視毀譽如風而不恤跋前疐後方進退惟谷以堪驚向也路人俄而重辟賤木索之皆具寧髮膚之可全苟以疑似

殘其軀豈敢為當塗而自愛至於羅織勦其命亦恐成
聖世之失刑竟不察於人言爰特興於詔獄半毫以上
皆鑿空無據之詞十目之間有左驗甚明之實平心以
察兩造低首而聽一成獄情既真物論惟允死生異道
天地鬼神之鑒臨骨肉成圜父子夫婦之感泣事係臯
陶之種德心知伯夷之折民申其天休長我王國此蓋
伏遇修史侍講判部尚書英姿不世偉度自天方為布
衣固已有當世之志及持從槖莫不惟大賢之歸內翰

駿發之才蔚負老成之望青天白日有是清明霽月光風終然灑落軫一夫納溝之念操萬事入律之權小用經綸大有關繫敢以平生之雅故用為緩急之據依恭值仁心遂張公道怵惕惻隱知納交要譽之皆非踣斃沉埋豈繁言蔓詞之為瀆僅賒九死莫報萬分

謝汪侍郎啓

考敬之道素虧罹親非罪營救之誠不至有枉莫伸咎皆自貽情將誰恤何足以關君子之念不期而逢執法

之平一飯團欒餘生感幸永惟天地之大義莫先父子之至情不可解於心與生俱出而與死俱入敢有愛其力無高不即而無幽不求當其處倉惶急迫之中不暇顧是非利害之實開口而自道說非以為誇逢人而輒號呼庶其或遇總是可憐之狀出於欲脫之心誠不形馬人誰念者伏惟某官經綸獨任明允自將赤子入井之時有烏獲挽綆之力惻然拯溺夫豈為人顧此久淪乃爾幸會戴天履地獲自附人子之中分死得生無非

拜大賢之賜不知報德之何所但覺拊心而自憐痛定之餘涕下而已

謝梁侍郎啓

法如江河使之易避人其金玉是以無瑕安有皎而易見之情乃成久而不决之獄牽連就逮號泣求伸世豈無寃自嗟太甚伏念其身名不競時命皆非豪於里閭所得寧幾迫於妻子無策自資孰為龍斷之登羞作墦間之乞推平生之作計擇禍欲輕及歲晚之多艱轉身

無所重以當途之切齒加之羣小之鑿空衆口莫調但
承虚而接響十目共覩嘆因誤以成訛昭然行道之夫
徒爾迫人於險制獄之設貴得其平事情之孚無過於
實天地鬼神之具在死生禍福之遂分此蓋伏遇判部
侍郎以君子長者之用心識前輩大人之行事有寛無
猛治體所關惟恕故平吏師之表蓋張廷尉之多忤兼
徐司刑之所難肯使要人自行私意無簡不聽尚懼凡
民之有辭以法為公寧敢殺士而無故式長王國具嚴

天威尚以餘年拭目鈞陶之盛誓之再世捐心報効之期

謝陳侍郎啓

德邁丘山人非土石不敢淺量君子之識而竟失事大夫之恭罪則奚逃心猶可見竊以遇人於險必動其心出已之恩何嫌於謝此不易之常理未有知其由來激者為之動輒過甚越石求晏子而未已叔向置祁老而自朝第知效𩊚不悟成拙言念昔者皇皇何以為心所

謂伊人望望若將浼我五年之屆一日而伸徒費號呼竟繇幸會此蓋伏遇某官置身於繩準之內臨民有父母之心寧失不經忍視向隅之泣以其所愛曾微識面之嫌借其力於一言活人父於九死捐軀未足為報況一至門執筆不知所云抑萬無地

謝鄭侍郎啓

文致詆欺之法久矣不行生死肉骨之恩今焉創見事實關於國體道允愜於人心曾是餘年無非大造伏念

其少嘗有志於當世晚乃自安於一壥身名俱沉置而不論衣食纔足示以無求人真謂其有餘心固疑其克取而況奴僕射日生之利子弟為歲晏之謀怨有所歸謂可從於勿恤内常無歉豈自意其難明俄而積世之冤端若從天而下塗人相殺罪及異鄉當路見憎勘從旁郡恂恂之勢可畏炎炎之焰若何一死一生足累父長之福十目十手具知來歷之非莫弭人言爰興詔獄是非錯出真偽相殽不以大公而並觀孰從衆證而細

考附法以殺雖百喙以何言岀意而行恐單詞而無據念天下之有寃士葢古人之所用心坦然周道之平翕若漢庭之允悉歸繩尺猶有鬼神此葢伏遇判部侍郎以獨見之明持甚平之論學期聖秘肯姑徇於俗傳心與天通寧曲從於世好正色不撓以法自將念曾子之慨然昔聞斯勇使宣尼而尚在今見其剛紓意國家不遺微小拯匹夫於焚溺懼損萬分辦大事於從容可觀一節彌綸妙手經濟長才古道今時合為全體正人端

士朗在下風萃之微軀昭厥來世闔門六十口分無免矣之期行法二百年未有若斯之懿自今以始制命知歸

謝曾察院啓

上下交攻命危絲髮是非隨定恩重丘山不欲凡民之有冤肯使殺士而無故公論所在善類知歸伏念某本無他長恥居人下常想英豪之行事隨乃塵凡頗識聖賢之用心雜之泥滓宜身名之不競漫衣食之是謀志

念不出里閭下流多謗姓字何干朝著厚禄故人合成
悔尤莫可湔洗雖明知其非罪孰肯昌言但隂覬於加
憐畨成私檮第有途窮之哭俄逢陽長之亨此葢伏遇
察院執事挺然英果篤實之資輔以正大淵源之學嚴
於律已出而見之事功心乎愛民動必關乎治道抱規
矩準繩之大器愛毫髮絲粟之小才取諸深溝置之平
地扶植正義以恊天心審克詳刑以壽國脉翩然風動
成此岩瞻豈以螻蟻之微生不關念慮終然天地之一

命永感私恩

謝何正言啓

肅此臺綱無非體國求其情實要豈容心方物論之正
騰匪諂獄而莫定持平以聽惟是之歸死則匪伊活之
造次伏念某徒有凌高厲空之志本無應時適用之才
同故舊之戚休乃名任俠通里閭之緩急見謂豪強欲
為飽煖之謀自速摧殘之禍謗出事情之外百喙莫明
變生意料之餘三肱并折友朋私憂其身後兒女環泣

於生前吾道非邪一窮至此男兒死爾正命謂何臺評欲付之大公天定竟還於無事國是所繫恩私有歸此蓋伏遇正言執事挺特性資屹然山立優游心事湛若鏡平盡洗偏阿具知情偽舉一世之端人正士莫之或先二百年之忠言嘉謨於斯竝建故雖小小亦使昭昭况螻蟻之微生係天地之一命苟私意皆可致人於死則聖朝容有倚法之威欲民無寃為國遠慮周道有小人之視各使適乎漢網無吏治之姦本非過察悵餘年

之何用合四體以為公

復吳氏定婚啓

天所作配固非偶然人各有心未易相向衆以為可誰其敢違伏承其人從容庠序之間英聲如許而其小女子跧伏閨門之内女訓謂何豈不顧為之有家寧敢自詭於得士有朋友之詒遂成佳好於斯將幣帛而來亦脩故事而已凌兢承命倉卒何辭有少答儀具如別楮

龍川集卷十八